

国外查尔斯·约翰逊研究述评

陈后亮

内容摘要：美国 1990 年度国家图书奖获得者查尔斯·约翰逊被誉为二战之后美国文学界最重要、最有创新性的严肃小说家之一。在吸取东西方不同哲学和宗教文化营养的基础上，他有意增强小说的哲理内涵，同时淡化其种族政治属性，颠覆了人们对黑人文学的传统认知。从 1980 年代之前的寂寂无闻到 1990 年代以来的炙手可热，约翰逊小说在评论界经历巨大转变。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学界在黑人哲理小说研究、东方宗教思想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三个维度上取得的成果，找出目前尚存在的不足，为我们开展下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查尔斯·约翰逊 黑人哲理小说 东方宗教 后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陈后亮，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后现代理论以及文学伦理批评等研究。

Title A General Review of Charles Johnson Scholarship in the West

Abstract Charles Johnson, the 1990 National Book Award winner, is prais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novative writers of serious fiction in post-World War II American letters. A man of great learning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religions, Johnson deliberately makes his writings full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while diluting their racial and political references, hence challenging the readers' familiarity with conventional black writings. Rarely noted in the 1980 scholarship but warmly hailed since the 1990s, Johnson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 in critical responses. With a general survey of Western Johnsonian scholarship on three dimensions, that is, philosophical black fictio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ostmodernism,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ir values and drawbacks respectively, and then to inspire further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w words Charles Johnson; philosophical black fiction; Eastern religion; postmodernism

Author Chen Houliang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also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postmodern theories and ethical criticism. Email: chenhouliang1979@aliyun.com

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 1948-）是美国当代杰出的黑人作家，

被誉为“二战之后美国文学界最重要、最有创新性的严肃小说家之一”(Conner 481),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首位“S. 威尔逊与 G. M. 波洛克讲席英语杰出教授”。迄今为止,约翰逊共出版长篇小说 4 部,分别是《菲丝与好东西》(*Faith and the Good Thing*, 1974)、《牧牛传说》(*Oxherding Tale*, 1982)、《中间航线》(*Middle Passage*, 1990)以及《梦想家》(*Dreamer*, 1998),其中《中间航线》于 1990 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成为继拉尔夫·埃里森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黑人男作家。约翰逊获得的其他重要奖项包括 1998 年的麦克阿瑟奖,以及 2000 年由美国艺术委员会颁发的艺术终生成就奖。2003 年,约翰逊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除了长篇小说,约翰逊还著有 3 部短篇小说集,分别为《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1986)、《招魂人及其他故事》(*Soulcatcher and Other Stories*, 2001)以及《金博士的冰箱及其他睡前故事》(*Dr. King's Refrigerator and Other Bedtime Stories*, 2005)。由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展的调查显示,约翰逊荣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十位短篇小说家之一,其短篇小说荣获欧·亨利故事奖,入选 1992 年度美国最佳短篇故事。在文学创作之余,约翰逊还在漫画、哲学研究以及文学评论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存在与种族: 1970 年代以来的黑人文学》(*Being and Race: Black Writing since 1970*, 1988)和《转动法轮: 佛教与文学》(*Turning the Wheel: Essays on Buddhism and Writing*, 2003)已成为黑人文学和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另外自 1990 年代以来,约翰逊还越来越多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成为与理查德·罗蒂、查尔斯·伯恩斯坦以及玛莎·纳斯鲍姆等人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Selzer 158)。

虽然早在 1974 年约翰逊就凭借处女作《菲丝与好东西》一举成名,而且随后包括《牧牛传说》在内的几部长、短篇小说(集)也屡获奖项,但在整个 1980 年代之前,文学评论界对他的关注都非常少。甚至直到他获得国家图书奖之后的 1990 年代初期,这种情况依然未有改观。有关文学评论界对约翰逊的这种“选择性忽视”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再做介绍。从 1990 年代后半程开始,在多种文学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逐渐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以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主阵地《非裔美国评论》(*African American Review*)在其 1996 年的冬季号上发表约翰逊研究专刊为起点,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也在同一年出版约翰逊研究特刊,国际哲学与文学协会也在 2000 年和 2001 年连续两年出版约翰逊研究特刊。在美国文学协会的 2003 年会上还成立了查尔斯·约翰逊研究会。在过去大约 20 年时间内,国外约翰逊研究界快速涌现出大量重要成果,包括专著、论文集和传记等,外加各种访谈约 300 篇(次)、以及期刊文章近百篇。下面本文将对国外约翰逊研究状况做一下综述,从中梳理出几个主要的研究维度,总结各自成就和不足,以期对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一、黑人哲理小说研究

二十世纪非裔美国文学与哲学的紧密联系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现象,很

多最有代表性的黑人作家都喜欢在小说中融入深刻的哲学思考。从基恩·图默（Jean Toomer）、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到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再到托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等，他/她们作品中的哲理化倾向经常受人关注。鲁道夫·拜尔德（Rudolph Byrd）总结后认为：“运用复杂的哲学体系——比如柏拉图主义、东方哲学、大陆哲学、基督教哲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等——来创建一个有条理的小说世界，这看上去……像是非裔美国文学特有的传统”（Byrd, “Oxherding Tale” 557）。约翰逊显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比其他黑人作家进一步拓展了黑人哲理小说范畴的广度和深度。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查尔斯·约翰逊如此表达了他的创作理想：“自从1970年开始写小说之时，我就有一个坚定而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去拓展我们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的范畴，把黑人文学引向我作为一名哲学专业学生一直在努力思考的同样的伦理问题、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Boccia 612）。这句话也就成为打开约翰逊的小说世界的第一把钥匙。

由于约翰逊作品的明显哲理化倾向，“评价约翰逊作为一名作家的地位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去描述他对不同哲学传统的娴熟运用”（Whalen-Bridge 247）。拜尔德的《书写美国羊皮卷：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Charles Johnson's Novels: Writing the American Palimpsest*, 2005）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他发现：“吸引约翰逊的各种问题都源自他对不同哲学传统的研究运用，它们为他小说中的黑人世界搭建了一个扩展的平台”（8）。比如在《菲丝与好东西》中，约翰逊就受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讨论的善的理念的启发，在借鉴后者的诸多象征和隐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生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好东西”的问题。在《牧牛传说》中，约翰逊则转向了东方哲学传统，以禅宗和道家思想为依托，他思考了自由和欲望的关系。《中间航线》依然是对自由问题的关注，但更多受到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在约翰逊最晚近的长篇小说《梦想家》中，拜尔德更多发现了怀特海过程哲学和《圣经》寓言的影子。在对约翰逊的主要作品进行认真分析后，拜尔德指出：“约翰逊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推进和发展了他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的远大艺术规划，并由此丰富和扩展了美国小说的广阔传统”（9）。

由马克·康纳（Marc C. Conner）和威廉·纳什（William R. Nash）合编的论文集《查尔斯·约翰逊：作为哲学家的小说家》（*Charles Johnson: The Novelist as Philosopher*, 2007）是从哲学维度研究约翰逊小说的又一力作。该文集在研究方法上基本延续了拜尔德的做法，即把约翰逊看成是一位受到众多哲学传统影响的作家，包括欧洲现象学、美国实用主义、佛教哲学、存在主义以及基督教哲学等，认为约翰逊小说中涉及的那些命题通常更为哲学家所偏好。两位编者在“导言”部分肯定了约翰逊的做法，即“运用最宽泛意义上的哲学去理解和处理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社会问题 and 精神挑战”（xx），因此，我们要想充分理解约翰逊小说中的美学和文化内涵，就“必须考虑约翰逊所接受的那些具体的哲学文本和传统，并且综合运用东西方的哲学研究传统”（xx）。

琳达·塞尔泽 (Linda F. Selzer) 的《语境中的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 in Context*, 2009) 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专著。与前人更关注约翰逊作品中的哲学内涵不同, 塞尔泽更强调约翰逊的小说创作与他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塞尔泽在对约翰逊不同阶段的作品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入交叉分析后认为, 约翰逊作为一名哲学专业学生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的学习经历引起了他对种族经验和种族身份等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兴趣, 表现在他的处女作《菲丝与好东西》中。到了 1980 年代, 随着禅宗热潮在美国兴起, 约翰逊又从佛教视角重新审视了后奴隶制时代的黑人解放问题, 《牧牛传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 1980 年代末以来, 约翰逊又越来越关注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开始尝试化解知识分子在个人层面上的形而上探索与其应该担负的社会使命之间的矛盾, 《中间航线》和《梦想家》是这方面的典范。

几乎所有从哲学角度研究约翰逊小说的人都注意到了约翰逊的“黑人哲理小说”(philosophical black fiction) 与传统黑人文学之间的差异。一提到黑人文学, 很多人立刻想到种族问题、奴隶制、血腥的压迫与反抗, 如此等等。但约翰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视角, 它把黑人原本丰富的生活经验模式化、本质化了。这种思维模式在二战之后的黑人抗议小说 (protest novel) 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他在《哲学与黑人小说》、《全景: 新黑人小说札记》、以及《小说与哲学相遇之处》等重要文章中细致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黑人哲理小说”范畴, 并在专著《存在与种族》中梳理了 1970 年代以来的黑人文学的特点、成就和不足。他认为, 当代黑人文学的最大缺点就是把文学过多的绑定在了种族政治主题上, 从而限制了文学对更多超越种族主义的问题的关注。黑人没有被当做普通的“人”来看待, 而只是被当成了带有特殊标记的“黑人”。他大胆表达了他对除埃里森之外的大多数当代黑人作家的不满, 认为他们“只创作了很少的‘好作品’, 能够流芳百世的更是少的可怜” (Johnson, *Being and Race* 120)。即便是备受追捧的莫里森和沃克等人, 在他看来也“时常摇摆 in 狭隘的性别观念边缘, 缺乏那些能够超越抗议政治议题的小说所应有的平衡感” (Johnson, *Being and Race* 120)。与之相反, 他所主张的黑人哲理小说“首先、并且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诠释过程, 它是一种试图悬浮和搁置一切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相关的假定、并把它们放入括号 (保留怀疑意见) 的一种小说” (Byrd, *Charles Johnson's Novels* 13)。在他看来, 黑人问题更是普遍的人的问题, 我们关注黑人遭受的歧视、压迫和奴役, 更是为了探索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自由和正义的问题。与传统黑人文学不同, 约翰逊在作品中创造了众多极具颠覆性的黑人形象, 他们往往既不是受压迫的无助羔羊, 也不是充满暴力与仇恨的反抗英雄; 他们既没有受过让人发指的非人奴役, 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甚至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黑人还是白人, 是主人还是奴隶, 如此等等。

由于约翰逊对传统黑人文学的这种反叛, 他的作品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评论界、尤其是黑人评论家的认可。尽管他在普通读者那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多次登上各种畅销书榜单, 但是习惯了传统口味的批评家们还是谴责他是黑人

文学的叛徒，是在向白人文学传统屈服和妥协。比如理查德·哈戴克（Richard Hardack）就批评他和超验主义者爱默生一样，只喜欢对包括种族压迫在内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幸做形而上的思索，却对造成不幸的种族歧视和社会制度提不出任何具体有力的批评。然而近些年来，评论家们大多转变了这种看法，开始积极肯定约翰逊的黑人哲理小说的成就。其中拜尔德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约翰逊的一方面根植于非裔美国文化土壤，同时又广泛吸取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思想智慧，“他在其小说中创作了许多全新的人物形象和情景，不但推进了美国小说的发展演化，还推动我们穿越种族问题的迷障，为我们揭开种族就是一个假象”（196）。另外塞尔泽也表扬约翰逊“一方面极具原创性地综合了文学、哲学与佛教，同时又有力地参与和推动美国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且还为我们指明了更远大的方向”（254）。

二、东方宗教思想研究

除了富有哲理性，约翰逊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深受东方宗教、尤其是禅宗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自二战以来，在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和越南禅师释一行等人的推动下，禅宗思想在美国得以快速传播，并在1960年代掀起一股强大的禅学热潮，吸引了包括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加里·斯奈德和查尔斯·约翰逊这样的文化名人成为佛教信徒。约翰逊熟读佛教经典，对六祖慧能的《坛经》更是推崇备至，并把后者宣扬的“自性真空”、“见性成佛”和“无念为宗”等理念融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他的小说中的每一位主人公都经历了从迷失本性到逐渐觉悟的禅修之旅。与此同时，约翰逊对中国道家思想也非常着迷，老庄哲学所讲的“无为”、“无欲”、“无待”和“无己”等思想也深刻渗透进他的小说世界。这些东方传统思想之所以对约翰逊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主要由于它们传达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为人类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指出了不一样的途径，并对以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坚持二元对立思维的西方思想构成质疑。因此，从禅宗和道家思想入手来解读约翰逊小说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维度。

事实上，最早引起评论家兴趣的也正是约翰逊作品中的宗教内涵。威廉·格里森（William Gleason）最早分析了《牧牛传说》与中国宋代高僧廓庵师远所绘的《十牛图》之间在结构和主题上的对应关系。在《十牛图》中，牧童象征着未能摆脱各种束缚的自我，牛象征自由的本性，寻牛象征着寻找本真的自我或自由的过程。小说主人公安德鲁·霍金斯对自由和身份的追寻也正是《十牛图》中所描绘的故事在非裔美国文化背景下上演的翻版。在对两者进行细致的比较后，格里森认为：“《牧牛传说》有意识地对非裔美国传统和禅宗思想进行了后现代的跨文化融合，进而试图打开佛教徒所谓的‘天眼’，或者实现约翰逊所理解的严肃小说的最终目的，即感官的解放”（705）。理查德·柯林斯（Richard Collins）同样分析了《十牛图》对《牧牛传说》的影响，认为约翰逊的这部小说以隐喻的方式证明：“我们只有经历逐步的精神改造，就像《十

牛图》中所描绘的步骤那样，才能达到最终开悟，彻底摆脱二元对立或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72-75）。

前文提到的拜尔德则特别关注了道家思想对《牧牛传说》的影响。他指出，虽然佛教《十牛图》对这部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同样支撑并推动者小说故事从奴隶到自由、从无知到智慧的发展轨迹”，并且认为“道家思想为约翰逊提供了一个思想平台，可以让他在奴隶制的框架内检验、质疑并且最终重新界定有关反抗和自由的概念”（*Charles Johnson's Novels* 71）。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睿伯身上，拜尔德发现了道家推崇的“大道不称”和“无欲则刚”等精神境界的完美体现，认为“他正是那位将指引霍金斯摆脱奴役走向自由、并且走向最深层意义上的‘大道’的人”（72）。

乔纳桑·利特尔（Jonathan Little）的《查尔斯·约翰逊的精神想象》（*Charles Johnson's Spiritual Imagination*, 1997）是第一部以约翰逊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并且也重点关注了约翰逊作品中的宗教内涵。利特尔认为：“（约翰逊的作品）促使作家们超越各自有限的视角，拥抱尽可能多的不同视角，以避免在种族和地域上的偏狭见识，促进不同种族间的相互理解、甚至是跨越文化樊篱的共同情感”（3）。从佛家思想来看，世界上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都是虚假的，它们都不过是由意识制造出来的幻象。这其中也包括过去被人们认为无法克服的种族差异。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倘若执著于对彼此妄加区别的偏见，执著于对黑人和白人各自属性的本质主义的界定，他们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消除痛苦的根源，无法获得彻底的自由和觉悟。在利特尔看来，禅宗所倡导的“不二法门”和“去分别智”——即超越有/无、善/恶、是/非、主/客等二元对立思维，获得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大智慧——深刻影响了约翰逊对黑/白种族关系的理解，导致他不遗余力的倡导种族融合论。

盖里·斯托霍夫（Gary Storhoff）的《理解查尔斯·约翰逊》（*Understanding Charles Johnson*, 2004）称得上是一部从东方宗教视角研究约翰逊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斯托霍夫积极肯定了约翰逊对佛教思想的阐发，认为“约翰逊对佛教思想的运用并非还是还原式的，在他的文本与佛教原典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事实上，约翰逊明确回避说教式的和还原式的文学表达，而是让自己的作品富有幽默感”（7）。在他看来，约翰逊的创作意图与佛教想要带给信徒的那种精神改造或悟性的提升很接近，“‘佛’是一种尊称，意为‘觉悟的人’，而约翰逊的目的就是要唤醒读者。其作品的基础即是佛教对普遍的、无处不在的、无休止的、彻底的人生不幸福状态的认识”（16-17）。对佛教徒来说，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完全是假象，所谓“色即是空”，而一切不幸和痛苦的根源也恰在于人们总是“以假当真”。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来改变自己的不幸福状态，达到佛教所谓的“涅槃境界”。斯托霍夫认为约翰逊的全部作品就是要唤起读者的这种思想转变。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主观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斯托霍夫并不认为约翰逊的这种想法在政治上是消极的，而是号召我们“在一个更包容的宗教语境下理解约翰

逊的积极主张”（22）。

很多研究者在关注约翰逊小说的佛教主题时，也留意到了其中日渐被强化的社会政治维度。比如威廉·纳什（William Nash）在专著《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Charles Johnson's Fiction*, 2003）中认为，约翰逊的后两部小说，即《中间航线》和《梦想家》，标志着作者正从佛教意义上的个人精神修行和解脱转向“行动主义”（191），并且开始“肯定他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在社会和知识上的使命”（191）。纳什通过认真的文本细读后发现，尽管约翰逊在早期相信佛教意义上的“开悟”可以帮助人们（尤其是黑人）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奴役和不幸，但他在后期作品中却越来越怀疑这种可能性，而是更强调实际社会行动在改造生活方面的作用。他选择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作为《梦想家》的主人公，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思想转变。或许约翰逊已经认识到，仅仅换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用行动改造世界。不过纳什的观点遭到了利特尔的反驳，后者并不认为后期的约翰逊在其佛教立场上有什么动摇，相反，“约翰逊对佛教的信念看上去与日俱增”（745）。《中间航线》和《梦想家》中的佛教思想非但没有削弱，反倒被强化了，约翰逊只是更深刻地意识到了美国种族关系的复杂性，并试图以更可行的方式探讨佛教在化解种族问题上的作用。

三、后现代主义研究及其他

约翰逊的小说创作深受其启蒙恩师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影响，而后者对后现代文学始终持批评意见，认为它们“沉溺于时髦的绝望、熵、失败主义、廉价的炫技、以及玩世不恭的人生观之中”（See Byrd, *I Call Myself an Artist* 127）。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到约翰逊对先锋实验文学的评价，他说：“随着年龄长大，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对文学炫技不感冒了，而是愈加欣赏充满精神力量的讲故事方式以及传统的阅读方式”（See Byrd, *I Call Myself an Artist* 133）。然而，要在后现代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刻进行文学创作而又丝毫不受其影响是很困难的。近些年来，约翰逊小说中的后现代特征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和发掘。格里森认为“约翰逊在实践上（如果说不是在理论上）是一位自觉的后现代作家”，至少他的《牧牛传说》可以被确切地视为“一部后现代小说”（707），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文本特征，比如文类混杂、互文性、错时叙述、无处不在的反讽、戏仿和意义含混等。桑奈特·雷特曼（Sonnet Retman）也认为约翰逊在《牧牛传说》中解构了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同时又戏仿和重构了不同的文学形式，不断让读者注意到内在于一切有关种族、性别、身份和自由等的历史和哲学叙述的内在矛盾，从而“借用一则东方寓言实现了对经典美国奴隶叙述的后现代颠覆”（418）。

除《牧牛传说》以外，《中间航线》也是很多评论者眼中的标准后现代文本。芭芭拉·塞登（Barbara Thaden）认为：“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琳达·哈琴所谓的‘历史书写元小说’的一个重要实例”（753）。完

全符合哈琴对这一类后现代小说的界定，即“它们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Hutcheon 5）。“它不仅是彻底的自我关照的艺术，而且还根植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之中”（哈切恩 29）。它一方面拥有历史小说的题材，选取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叙述背景，像是在讲述那段真实的贩奴贸易史，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有意把历史破坏的面目全非，从元小说的角度重新思考历史与小说之间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关系，同时又将其问题化和政治化。塞登认为：“约翰逊要求读者重新看待关于美国奴隶制和中间航线的叙述历史，不仅去质疑它们的视角，而且质疑这些叙述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或者它们应该有什么意义”（754）。塞登重点分析了《中间航线》对经典奴隶叙述的戏仿和颠覆，并且为之辩护。很多评论家认为约翰逊非但没有谴责白人奴隶贩子的罪行，反倒以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开玩笑，这是在亵渎黑人历史。然而塞登却认为约翰逊并非简单地玩弄历史，而只是在强调我们对那段历史上的理解应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当下生活。如果对历史的记忆成为让今天的生活陷入痛苦的负荷，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解读那段历史。换句话说，约翰逊关心的不是去还原那段历史，而是如何重构那段历史记忆，以便服务于当下。马克·斯坦伯格（Marc Steirberg）同样分析了《中间航线》中的后现代主题和手法，认为约翰逊通过对经典奴隶叙述的彻底改写，“让我们重新思考与身份、历史和历史的准确性有关的一切既定观念”（375）。

约翰逊的短篇小说集《招魂人及其他故事》被很多批评家们视为一部失败的作品，认为它的故事结构短促、充满说教性、而且商业气息太浓厚等。但史蒂芬·卢卡斯（Stephen Lucasi）却认为它是一部成功的后现代作品，“约翰逊事实上在《招魂人》中开创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形式的传记写作模式。这部故事集非但不拒绝、反倒欢迎在美国历史和历史书写中掺入一种复杂的谬误成分”（289）。约翰逊既运用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比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和杰弗逊、美国独立战争、1739年的史陶诺动乱等，同时还经常刻意采用新闻报道和文献记录等体裁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但无处不在的后现代戏仿手法又暴露出故事的虚构性。卢卡斯认为：“《招魂人》同时把人物传记在形式和意识形态上的意图置于虚构作品的中心，并质疑这些知识的文本依据和历史效果”（306）。

近年来，除了在黑人哲理小说研究、东方宗教思想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之外，国外约翰逊研究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其中拜尔德和提姆·麦克威廉斯（Tim McWilliams）的传记资料研究值得一提。前者主编的《我称自己为艺术家：查尔斯·约翰逊文选及其它》（*I Call Myself an Artist: Writings by and about Charles Johnson*, 1999）收录了约翰逊的自传、论文、信札、和书评等，后者主编的《穿越三重门：约翰逊访谈录》（*Passing the Three Gates: Interviews with Charles Johnson*, 2004）则汇聚了约翰逊接受过的各种访谈中的精华。两者均为开展约翰逊研究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另外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神话批评、印度宗教等视角也被纷纷引入约翰逊

研究,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果仍略显分散和单薄,在此不做介绍。

四、当前约翰逊研究中仍存在的不足

从1980年代的寂寂无闻到1990年代以来的炙手可热,约翰逊在评论界的命运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这种转变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变化了的社会语境。在1980年代以前,黑人民权运动的余波尚未褪去,黑人民族主义仍旧是影响当时黑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思想。是否对白人种族主义提出了明确批评几乎成为衡量黑人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语境下,约翰逊的小说创作显得非常另类,自然很难得到批评界认可。被他寄予厚望的《牧牛传说》一开始竟然被多家出版社拒稿,好不容易在1982年出版后又恰巧和同年问世的沃克的《紫色》以及格洛莉亚·内勒(Gloria Naylor)的《布鲁斯特街的女人》(*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发生撞车,后两部作品立即成为批评界的宠儿,且先后荣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牧牛传说》却遭人冷落。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美国种族矛盾的不断缓解,那种一味偏好揭种族主义伤疤的文学类型逐渐让读者失去兴趣,因为对很多1980年代后出生的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来说,对那段悲惨历史的记忆非常模糊,甚至像是不真实的传说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以约翰逊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新奴隶叙述开始受到青睐。相比于传统奴隶叙述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痛苦的过去,这种新奴隶叙述更关注当下生活,它不希望在读者心中继续激起对白人的仇恨或对黑人悲惨命运的哀怜,而是更希望重塑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以便有助于构筑新形势下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相互友爱的群体。恰如约翰逊所说:“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老命题占据着我从青年到成年时期的想象和求知的兴趣中心”(Johnson, *Turning the Wheel* xvi)。可能这也正是让批评界对约翰逊的研究持续升温的主要原因。

综观近二十年国外约翰逊研究状况,可以说已取得累累硕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伦理批评视角的缺失。约翰逊关注伦理问题,包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责任、伦理身份以及文学应当对社会承担的伦理功能等。他在青年时期参加了加德纳开设的文学创作班,而且在后者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菲丝与好东西》。两人还是彼此最亲密的忘年交,在很多方面都志同道合。约翰逊始终都把加德纳奉为自己的启蒙恩师,对后者的“道德小说观”非常认同,并多次通过访谈或撰文表达对加德纳的敬意和感激。他称赞道:“加德纳就是我们的领路人,帮我们清理掉由那些缺乏信仰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埋下的地雷,引领我们走向传统的伦理关切和艺术创作交汇的地方”(See Byrd, *I Call Myself an Artist* 134)。受加德纳影响,约翰逊始终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高尚的社会使命,认为作家必须凭良心来写作。他说:“在这个盛行媒体炒作的时代,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去重新认识到,只有在哲学和道德上的目标才值得追求,即便要冒着让读者不喜欢的风险”(qtd. in Gleason 706)。可以说,约翰逊的每一部小说

都是对人生、社会和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伦理批评自然应该成为一个当仁不让的重要研究维度。

其次，东方宗教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自1960年代以来，佛教在美国黑人社区中影响日盛，对黑人文化和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正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热点。而约翰逊正是这样一个研究标本，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逐步探讨东方传统思想如何在非裔美国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当前国外相关研究者对佛教的理解过多依赖于铃木大拙的阐释，很少了解未经铃木先生“过滤”的禅宗本义，这就导致他们对约翰逊作品中的禅宗内涵的发掘只能是雾里看花。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只能从铃木大拙等少数人那里了解佛教，他们对佛教的理解便被本质化了，没有注意到佛教也包含不同派别，彼此在教义上存在不少差别，不能笼统地说佛教如何如何。个别西方研究者也已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威伦一布里奇（Whalen-Bridge）就曾指出：“佛教并非一块铁板状的思想体系。但由于许多西方读者对佛教哲学和宗教实践都不熟悉，要想在一些具体层面上弄清楚总是很困难的”（252）。而这就为中国学者继续深化研究留下了空间。此外道家思想对约翰逊的影响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只是涉及了少量文本细节。既然约翰逊在小说中运用了那么多的《庄子》典故，比如“庖丁解牛”、“齐一万物”等，我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研究。

最后，约翰逊作品中的后现代精神同样值得我们更多关注。后现代主义在约翰逊这里更主要的表现在小说的内在主题上而非写作技巧上。虽然他的小说初看上去很像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但他对主人/奴隶、白人/黑人、自由/奴役、自我/他人等二元对立结构的质疑和颠覆却实实在在是后现代主义的。虽然目前有不少研究成果都关注了约翰逊作品中的后现代特征，但这些成果的分量仍有限，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尚未出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以后现代主义为视角，有助于破解约翰逊研究中的一个政治困局，即约翰逊的小说到底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虽然他多次表明对充满政治性的黑人传统文学的反感，但实际上他反对的只是在小说中掺入过量的、狭隘的种族政治内容，更反对把种族政治考量凌驾于哲学的、美学的和伦理的考量之上。他说：“我感觉真正有必要反抗的事物只是人类的无知和愚蠢（其中也包括种族主义）、幻觉与自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认为我的美学立场与所谓的‘抗议小说’是对立的”（371）。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occia, Michael. "An Interview with Charles Johnson." Special issue of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0.4 (1996): 611-618.

Byrd, Rudolph P. Ed. *I Call Myself an Artist: Writings by and about Charles John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9.

- . *Charles Johnson's Novels: Writing the American Palimps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05.
- . "Oxherding Tale and Siddhartha: Philosophy, Fi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Hidden Tradition."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0.4 (1996): 549-558.
- Collins, Richard. "Honoring the Form: Zen Moves in Charles Johnson's *Oxherding Tale*." *Religion and the Arts* 14 (2010): 59-76.
- Conner, Marc C. and William R. Nash, eds. *Charles Johnson: The Novelist as Philosopher*. Oxford: UP of Mississippi, 2007.
- Ghosh, Nibir K. "From Narrow Complaint to Broad Celebr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Charles Johnson." *MELUS*, 29. 3/4 (2004): 359-378.
- Gleason, William. "The Liberation of Perception: Charles Johnson's *Oxherding Tal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25. 4 (1991): 705-728.
- Hardack, Richard. "Black Skin, White Tissues: Local Color and Universal Solvents in the Novels of Charles Johnson." *Callaloo*, 22. 4 (1999): 1028-1053.
-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赵伐,郭昌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
- [---.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 Trans. Zhao Fa and Guo Changyu.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1994.]
- Johnson, Charles. *Being and Race: Black Writing since 1970*.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8.
- . *Turning the Wheel: Essays on Buddhism and Writing*. New York: Scribner, 2003.
- Little, Jonathan. *Charles Johnson's Spiritual Imagination*. Columbia: U of Missouri P, 1997.
- Lucasi, Stephen. "False to the Past: Charles Johnson's Parabiographical Fiction." *Critique*, 52. 3 (2011): 288-312.
- McWilliams, James, ed. *Passing the Three Gates: Interviews with Charles Johnson*.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2004.
- Nash, William R. *Charles Johnson's Fiction*. Urbana: U of Illinois P, 2003.
- Retman, Sonnet. "Nothing was Lost in the Masquerade: The Protean Performance of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harles Johnson's *Oxherding Tal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3.3(1999): 417-437.
- Selzer, Linda F.. *Charles Johnson in Context*.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2009.
- Steinberg, Mark. "Charles Johnson's Middle Passage: Fictionalizing History and Historicizing Fiction."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45.4 (2003): 375-390.
- Storhoff, Gary. *Understanding Charles Johnson*.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4.
- Thaden, Barbara. "Charles Johnson's Middle Passage as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College English*, 59. 7 (1997): 753-766.
- Whalen-Bridge, John. "'Whole Sight' in Review: Reflections on Charles Johnson." *MELUS*: 31.2 (2006): 244-67.

责任编辑:杨革新